

工棚随笔（组诗）

文 / 王志刚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优秀奖

明月辞

月亮也是孤零零的。圆或缺
都是举目无亲的异乡人，手边的利刃
生冷如铁、如石头，如不能取暖的霓虹灯
蛊惑庸碌的日常。幻听的夜色被占据
身体里河水断流，麦田倒伏
河床袒露筋骨，麦穗儿昂着不屈的头
接受月色另一面温柔的眷顾

点一支烟，浪荡的烟圈静止于时间
我坐在即将封顶的十七层楼顶，架子管林立
木方模板混搭成，庄稼、荆棘和树林
呼吸跟月亮一起慢下来，像我初到这个城市
油然而生的胆怯与谨慎。月光荡漾了一下
烫了食指中指的烟头，跌落冒头的脚手架钢管
幽深的空洞。一颗流星也跟着跌入
它们成功地成为漏网之鱼

喜欢坐在月色里，与同样孤单的月亮

对视、对峙。吞吐父亲用炕烟灰种的叶子烟
吞吐镰刀、锄头，以及穿过这座城的那条河
发源地茂盛的水草。想把自己融化
月色是我的一部分，有目的的流淌
与故乡青纱帐的阴影衔接。让稻草人听到
我力竭的喘息。用最后一口气力
挖一道沟渠，天亮前
我们一起藏身

用诗歌剖析月亮与乡愁的症结，体验愈发强烈的
精神分裂。把每一个第二故乡的工地
当近乎颓败的村庄。一样爱着
一样耕作。夜夜用母亲珍藏的细软
缝补明月虚拟的幻境

中年书

用前半生剩余的气力，复原家乡话的口型
风在我嘴角打旋，没有固定的方向
我把嗓门扯到最大的时候，眼前的城市
每一片早衰的叶子，都以华丽的滑翔
演绎力不从心的风雅，做归途的一个伏笔
火焰，沉寂在它们凸起的经络上
等原地打转的我，突然返青
点燃中年的荒芜

这些年，每时每刻都在裁减
衣服、皮肉、骨头、方言。去靠近
去适应，试图融入
最开始我是虔诚的，矫健地手脚并用

致使一次又一次短暂的窒息。四十不惑
不惑的结果是，学会矫情
学会有心算计无心。坦然是一种伪装
猥琐也是

我承认，没学会穿墙术练熟了翻墙术
那天给当了技术员的发小儿，发个我现在的位置
微信地图上绿色小圆点，像棵野草
多余的叶子，匍匐着
珍惜大地赋予的辽阔。我写诗
但我从不赞美，本来不知下一刻身处何地
也轮不到我赞美谁。那个兄弟今天把我拉黑了
可能又高升一步。他老爹老娘还在乡下
老婆一个人养着

自娱自乐。前几年一位瓦匠大哥把自己
写成网红。我写着写着
把中年写成泥潭，写得摇摇晃晃
像个病人

异地书

用胸膛接住落日，拒不交出
血管里分流的河汉。省会的城市
霓虹过于铺张。暗影里枯枝一样挪移的兄弟姐妹
透明的四肢被色彩穿透，刮骨声时断时续
月色发出亢奋的尖叫

半旧的身体，今天开始分成三份
最鲜亮的一份留给故乡。拆散一份留给路过的

爱过的城市。一份留给自己
下雨天重新组装零乱的骨头。其实
每个身处异乡的人，都有忠实的灵魂
灵魂里那个那个奔命的小人儿，在异乡
也在故乡

那么，当身体一天天矮下去
异乡将证明，我们曾是一群明火执仗
劫持岁月的人

孤独帖

我写诗，在昏黄的路灯下
卷起毛边儿的笔记本上，离家出走的麦子
从盲道的缝隙钻出，长成稗子
它弓着身，好像用尽了力气
向我，挂在两根肋骨之间的镰刀
伸长脖子

写下孤独。挂在塔吊大臂的卤钨灯
苍白的的光聚拢着，砂石、水泥、钢筋
循规蹈矩的在田字格里，抱团取暖
它们掠夺我的体温，丝毫不在意
我的悲喜

我写着，像诗又不像诗的长短句
它们的排列更像“锯子”。锯开石屑与星辰
工地与闹市之间的幕布。孤独
多么辽阔

发表于《牡丹》文学杂志 2021 第 6 期